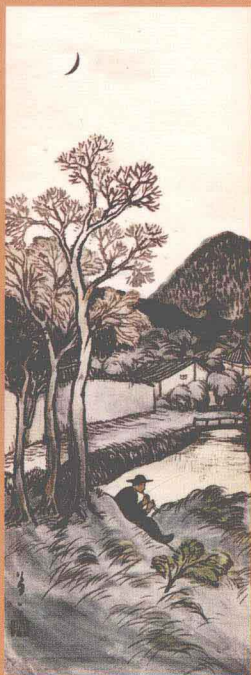


雨夜灯

林少华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雨夜灯

林少华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夜灯/林少华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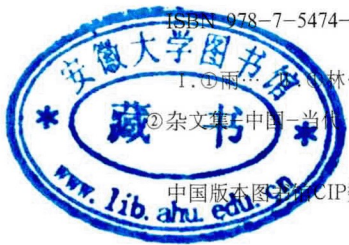
2013.8

ISBN 978-7-5474-0963-3

I. ①雨…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7983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30毫米×184毫米

11.12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文化随笔

写在前面

也许你喜欢华灯初上的黄昏街头，喜欢万家灯火的人夜城区。我也并非不喜欢，但我更喜欢夜深人静时分书房那盏孤灯。若窗外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往往掷笔于案，走去两排书橱的夹角，蜷缩在小沙发上，捧一杯清茶，在雨声中任凭自己的思绪跑得很远很远。倏尔由远而近，倏尔由近而远。

记得南宋诗人蒋捷有一首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雨或许是同样的雨，但听雨的场所变了，由歌楼而客舟而僧庐。年龄亦

由少年而壮年而老年，最后定格在老年听雨僧庐。我则听雨书房。没有红烛昏罗帐的孟浪，没有断雁西风的悲凉。不过，想必因为同样鬓已星星，“悲欢离合总无情”，庶几近之。

夜雨关情之作，李商隐的诗更加广为人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写得真好，世界第一。拿两个诺贝尔文学奖都不过分。

如今，李商隐不在了，蒋捷不在了。所幸雨还在，夜还在，烛也还在。雨、夜、烛（灯）、书房，四者构成一个充分自足的世界、一个完整无缺的情境。不是吗？白天的雨是不属于自己的，甚至是妨碍自己的他者。不仅白天的雨，而且白天本身也好像很难属于自己。属于政治，属于经济，属于公众，属于征战与拼搏，唯独不属于自己。但雨夜不同，夜的细雨不同。夜雨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是专门为自己、为每一个独处男女下的雨。雨丝、雨滴从高高的天空云层穿过沉沉的夜幕，轻轻划过书房的檐前，或者微微叩击灯光隐约的玻璃窗扇，仿佛向你我传递种种样样的信息，讲述种种样样

的故事，天外的，远方的，近邻的，地表地下的……至少，雨没有忽略宇宙间这颗小小的行星上蜷缩在书房角落的微乎其微的自己——我不由得涌起一股莫可言喻的感动。

蓦然，我想起了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史铁生。铁生说夜晚是心的故乡，存放着童年的梦。是啊，故乡！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我的故乡呢？我的故乡远在千里之外。可我仍然看见了故乡的云，故乡的雨，故乡的灯。看见了那座小山村的夜雨孤灯，看见祖父正在灯下哼着什么谣曲编筐编席子，看见灯下母亲映在泥巴墙上纳鞋底的身影。甚至看见了我自己。看见自己算怎么回事呢？但那个人分明是自己——一盏煤油灯下，自己正趴在炕角矮桌上抄录书上的漂亮句子。油越来越少，灯越来越暗，头越来越低。忽然，“刺啦”一声，灯火苗烧着额前的头发，烧出一股好像烧麻雀的特殊焦糊味儿。俄尔，屋角搪瓷脸盆“咚”一声响起滴水声。我知道，外面的雨肯定下大了，屋顶漏雨了。草房，多年没苦了，苦不起。生活不是抄在本本上的漂亮句子。

可我归终必须感谢那些漂亮句子，是那些漂亮句子使我对山间轻盈的晨雾和天边亮丽的晚霞始终保持不息的感动和审美激情。是她们拉我走出那座小山村，把我推向华灯初上的都市街衢。

此刻，故乡也在下雨吗？那盏煤油灯还在吗？童年的梦？是梦又不是梦，不是梦又是梦。铁生说得不错，那是存放着的童年的梦，存放在夜晚，存放在下雨的夜晚，存放在弥散着雨夜昏黄灯光的书房中。我觉得，自己最终还是要返回那个小山村，返回故乡。因此，这里存放的不仅仅是童年的梦，也是自己现在的梦。

铁生上面的话没有说完，他接着说道：“夜晚是人独对苍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我能不能不来，以及能不能再来？”三个追问，大体说了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夜雨孤灯，坐拥书城，恐怕任何人都会不期然想到这个神秘而重大的命题。作为宗教命题是有解的，而作为哲学和人生命题则是无解的。特别是来生：能不能再来？铁生没有明确回答，但他说了这样一句：“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铁生的今生已经结束了。那么他的“生”之形态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铁生

夫人陈希米日前出了一本书《让“死”活下去》，以其特殊身份和特殊情感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回答。但我所关心的，更是铁生实际上能不能再来，逝者能不能再来。

想到这里，我走去窗前，拉开窗，面对无边的夜空和无尽的雨丝沉思良久。不管怎样，我还是相信灵魂，相信灵魂的不死和永恒。

当然，我在雨夜灯下想此外还想了许许多多，其中一部分物化成了你手中的这本小书。

2013年4月10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垂柳初绿玉兰花开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不想回城

无法回游的“鲑鱼”	3
往日故乡的腊月	8
拜年：难忘磕头	13
春节的喜鹊	18
夜半听雨	23
倪萍的姥姥和我的姥姥	27
青州的柿子	32
永恒的风景	37

“初恋”：我的第一份工作	42
醉卧钱塘	47
乡间使生活更美好	52
不想回城	57
城乡差别和牙医	61
保守也是优势	65
一贫如洗和“一富如洗”	70
“香车美女”和三轮摩托	75
并非另类的婚礼	80
换了人间	84

中国何必在舌尖

“高墙”与“鸡蛋”之间的困惑	91
城管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	97
领导说“蒲公英是杂草”	102
贪官其实很可怜	106
警车开道与“回避·肃静”	111
我为什么要改洗脚馆为图书馆	114
中国何必在舌尖	120

有钱人“比较研究”	125
数量关乎尊严	130
农村：拒绝儿子	135
车：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	140
“少不入川……”	145
“甄嬛体”和“杜甫很忙”	150
候机大厅里的讲演	153
美女有树好看吗？	156
三个杯：四个人	159
足球与高俅	163
公路收费站的微笑	167

教育就是留着灯

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173
梦醒时分：“教师节能不能取消？” ...	178
朱校长和“牛”校长	183
清华教授何以绝食	188
读“道”：大学之道、为师之道	192
屈原缺席端午节	198

文化与《围城》	203
指标：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	207
“211”与血统论	212
教育就是“留着灯”	217
放飞季节：拒绝庸俗	222
惊心动魄的七个字	225
复旦的心灵	229
秋天，未名湖畔	234
冰雪“哈军工”	238

诗意正在失去

八十年代：贫穷与奢侈	245
文化回眸：《独唱团》与“羊羔体” ...	249
诗意正在失去	253
“处长”和我：谁错了？	258
我的另两只眼睛	263
传播源于爱	268
春天：伟大的母亲	273
麻将 PK 书：谁输？	277

来生的选择	282
铁生永生	287
史铁生的母亲	291
中日空姐“比较研究”	296
空姐和“语言学教授”	300
呜呼《关云长》	304
村上春树何以中意陈英雄	308
“蟹料理”席间的错位	313
“班花”与日本人的婚礼	317
《青岛晚报》：永远的槐花	322
中年是一部小说	325
村上的“小确幸”和我的“中确幸” ...	329
歪打正着：我的文学翻译之路	334

不想回城

无法回游的“鲑鱼”

“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我，更像一条鲑鱼，在广阔的海域游了几圈耍了一阵子，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游回自己的出生地看看。听母亲说，我是初冬时节在那个村子出生的。接生婆没来我先来了，母亲就在灶前柴草上拿一把剪刀蘸了蘸热水，自己剪断脐带。于是我完全脱离母体，来到东北平原一个已经开始变冷的普通村落。在那里长到两三岁，而后随父母迁往县城。

这样，那个村子就成了“老屯”——我们外迁的族人都这样称呼——其实两三岁后我也并非没回过老屯。爷爷奶奶住在那里，上小学前我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两三年。清晰留在记忆里的，要数房前屋后一朵一

朵的南瓜花和大片大片的土豆花。南瓜花有碗口大小，嫩黄嫩黄的。我知道蝈蝈特喜欢吃这种花，便去南草甸子里捉来蝈蝈，关进用秫秸（高粱秆）编的小笼子，挂在房檐下，往笼里塞南瓜花喂它。它不时突然想起似的颤动翅膀叫一阵子，连同老母鸡下蛋后的“嘎嘎”声，合成夏日乡间午后不无倦慵的交响曲。不过，我更喜欢土豆花。从老屋往后走不远，就是一大片望不到边的土豆地。蝈蝈叫正是土豆花开时节，蓝里透紫的小花单看毫不起眼，但连成一片蔓延开去，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势美，好像能开到天上去。土豆花的香气很浓，甜津津辣丝丝苦麻麻的，直冲鼻孔，那是大片土豆花特有的香气。对于我，就成了老屯特有的气味。多少年来，只有两年前去日本北海道旅行时才见到那般铺天盖地的土豆花，闻得它久违的香气。

另外留在记忆里的，就是老屋西侧的土院墙了。墙极高，大人伸手都够不着墙头上的狗尾草。墙内是爷爷奶奶的菜园子，墙外是一条走得过牛车的土道，隔道是邻院同样高的土院墙。墙根是一排遮天蔽日的大榆树，土道正得一片阴凉，我就和两个和我同龄的叔辈伙